# 荊川先生右編

# 荊川先生右編目錄

## 卷四

治總四

荆川先生右編卷四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治總四

論奏時政七弊　　張浚

宋高宗建炎三年上

臣幸蒙陛下不以臣愚不肖置諸宰輔顧慙駑下不足以奉承德意伏自惟念君臣相與莫過於誠一毫欺妄乖戾所生臣區區中懷淺陋之見爲日久矣儻

畏縮隱默終不以言豈惟上負陛下亦非所以格天心召和氣也是用齋沐洗心百拜以獻惟明主詳酌而行焉臣竊惟方今政事施設數年以來更張非一夙夜以思多所未曉臣謹條列其大者用備乙夜之觀僭越之罪不可以逃臣嘗謂人主之職專在論相古之賢君留意於此殆不苟然考其素履詢之國人幸而得之遂足以濟一代之用如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彼其精神會遇默運於一堂之上而中和之氣洋洋乎敷洽於宇宙矣後世創業中興之君如漢高祖世祖唐太宗最可稱者當

時風雲相際附翼之臣亦莫不始終展盡各効所長豈無傷功害能之人陰肆間隙二三主者終不以是而疑棄之知之深而用之專也陛下踐祚九年于茲矣所倚以爲腹心共斷天下之事者果有之乎所藉以振飭紀綱輔成一代之法者果有之乎爲陛下牧養小民而久任其職者誰歟爲陛下經理財用而首尾其事者誰歟則國勢安得而不衰治功安得而興起也所幸陛下神聖之資長于駕御二三將帥任用不惑不以人言而遽廢不以一敗而遂黜故雖中庸之人各能盡力軍政可備使令不然臣未見宗廟血

食之所矣此臣之所以未曉者一也臣聞自昔人君之命相也莫不相與講論天下之大計與夫脩德立政之舉次第而施爲故日積月累成效可舉譬諸爲室先度基址次第規模付諸匠者以責其成一有不合安可輕委臣竊惟自建炎以來陛下選用大臣未知責以何事大臣之進說于陛下亦未知何以奉詔臣但見夫一相之入親舊之間不問賢否例叨要職而讎隙之人率多廢棄又見夫臺諫排擊多自堂除大臣因之遂爲進退而陛下所以攘戎狄圖中興求人才立法度理財用治軍政則漠然皆不及之朝庭

衆訟殆止私意耳此臣之所未曉者二也臣竊考祖
宗崇設臺諫之意將以輔治非以擾治也慮夫四方
萬里之遠人才之善惡官吏之能否民情之利便廟
堂不能盡見而周知臺諫得以風聞而論列臣故曰
將以輔治非以擾治也至於不幸而大臣之選非其
人又得以力爭明辨于前蓋非懷姦觀望伺候主意
而收拾細故於其後也臣請復借築室以喻之主人
於此將營大室固必選求匠者授以成規凡運斤之
徒得以旁招梁棟之才得以選用亦必有監視之人
焉以警偷惰繩不法俾匠者得以成其功大匠營諸

宰相也監視之人譬諸臺諫也今匠者求人擇材次第施設而監視者在傍纖悉指數謂某人爲不可用某材爲非所宜自朝及夕紛爭不已則匠雖智巧而亦縮手不能爲矣曷亦各守其職務存大體姑責其成與不成乎故謂匠爲不能立廢之可也使匠營室而俾監視者一二細摘不可也不然空爲紛張徒廢歲月室何由成爲主人者既不能成大厦風雨之所凌逼烈日之所觸犯而終不知監視者爲非焉方且輟食興歎謂匠無人不省其任之不專而聽之惑也人情失於斷大而樂於閒小每每如此今臺諫之用

事或類焉此臣之所未曉者三也臣竊惟仁宗皇帝之時風俗忠厚事皆可法當時臣寮廷論大臣者所言雖行旋亦補外所以隆體貌崇教化防邪僻破朋黨也使言事之人復居要職大臣疑似之過何自而明夫惟兩出事乃顯著公議既分復加召用其用意深矣比年以來爲中丞爲諫議多以抵毁大臣而得之好進之徒姦巧百出或陰事揣摩或公爲反覆士風薄惡莫此爲甚甚者伺候人主之意陰結内臣之私摭前之語往往豫聞覩勢乘時以快宿忿時有異同則使人導意謂不如是則無以解主上之疑大臣

之黨有聞望者則必先求細故而歷詆之使無敢議其私焉外示不畏強禦之名內懷力圖進取之計其於人主治道了不相干此臣之所未曉者四也古者設官分職凡以為民耳人主以一身而臨蒞天下捨百姓其何以有為哉監司守宰奉行人主德意而推之以及民者也治兵之官所以救民之難理財之官所以息民之力事雖不同實皆加惠元元耳祖宗時郎曹之選非累歷親民有所不授自臺閣出為貳守者十常七八蓋使之更歷世故諳曉民情養成其材以備任用是以內外均一百姓蒙福於執政之除則

又重其事爲郡守監司爲沿邊轉運使爲二路帥臣爲三司副使正使然後預簽書樞密之選今則不然事口語者可致言官弄文采者偕陛館職日進月遷驟竊要位一居朝列視州縣爲冗官故有爲大臣而不知民情之休戚財用之盈虛以至軍政之始末者有爲侍從而不知州縣政事所宜施行者況責之以天下之大計哉或十百爲朋更相汲引繼處華要不啻手拾彼爲州縣之官者自視流落不復有寸進之望因循苟且民受其苦此臣之所未曉者五也當熙豐之前天下未嘗闕其人材其時政事也蓋祖宗盛

時君臣立政惟以利民是則行之非則更之而已自是而後公道不明假借名號以行其私黜陟用捨更爲進退人材隨時各立門戸非爲國家計也夫天下之事要當惟其是而已何必曰此熙豐之失此元祐之得此紹聖之非取此去彼以彰先朝之未至乎此臣之所未曉者六也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用禹古之聖人示天下以至公未嘗容私意于其間也今舊出蔡京王黼之門者不問賢不肖一切廢罷京黼秉政踰二十年天下士大夫將何所適而可乎至于元祐子孫一切任用夫以賢德之後物故已而獎借之則可也

謂其爲元祐之家槩蒙進任此何理耶昔者有大功德于天下莫若堯舜禹湯未聞後世人君必求其子孫盡錄之也此臣之所未曉者七也臣愚無識知誤蒙陛下知慮每思慮所及必欲盡言無隱念臣而不以告陛下誰爲陛下力陳者惟是所學淺陋所見迂僻臣不敢自逃其罪惟陛下裁擇

論銳志中興上孝宗　楊萬里

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爲也君有爲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蓋不爲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爲之君其志銳天下

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銳者遲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銳安得不變而爲遲哉一朝之有爲必至於終身而不爲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爲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跡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

閭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夫是以有成老則不[illegible]
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
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要
領蓋昔者晉文之圖霸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
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
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踊
躍奮迅而欲有為者三也而子犯三遏之越王之報
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
年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
一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蓋越王之志踴躍奮迅

而欲有爲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夫二臣者舉其君踴躍奮迅之氣而納之於抑鬱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蓋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強兵氣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了此事不終朝爾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至於亡唐藩鎮亡之也德

宗豈眞成藩鎮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德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爲也何遽至於晩年之姑息哉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鋭於任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專制則聽其專制詆辱則甘其詆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而成於文宗至於亡唐宦官亡之也文宗豈眞成宦官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文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爲也何遽至於飲恨而没哉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

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頃者新天子卽位之初
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剋
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
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
信使之軺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
和此其病安在哉蓋兆今日之和者符離之役也事
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爐甚則雨冬窮則
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
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恢
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

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爲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爲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即位之初雖以堯舜爲之亦不能以一日而洽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爾成乎心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於一折而虜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蓋可鑒矣人有未富而先急於作大屋者屋未成而家已貧

則他日一墻之頽一籬之缺而不敢議於補葺夫一墻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與屋同不同也勇於屋之大而怯於藩墻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至於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爲之太息蓋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於呂布又敗於曹操奔走狼狽於荆楚之間而無所於歸宜其憊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嗟乎昭烈者是時巳老矣屢敗屢折而志猶未巳此

亮之所以樂於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裡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渫靖康之耻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志而毋以唐之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絕望也

論治勢　上孝宗　葉適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已昔之論治天下者以爲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尚夏之忠商之質

周之文數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失強故忠質文之相代若循環之無窮而或者又曰弱之失在於惠也則莫若濟之以威強之失在於威也則莫若反之以惠惠止於賞威止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所勸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蓋其意以為治天下之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弛一張者弓也而羿之能不與焉虛而欹滿而覆者器也而倕之巧不與焉故三代非忠質之尚而周秦無強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為天下之勢雖其功德

有厚薄治効有淺深而要以爲天下之勢在巳而不在物夫在巳而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爲而莫或制其後導水土通山澤作舟車剡兵刃立天地之道而列仁義禮樂刑罰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賓餞日月秩序寒暑而鳥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爲之者也及其後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巳故其勢之至也湯湯然而莫能遏反舉人君威福之柄以佐其鋒至其去也坐視而不能止而國家隨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

求安其身者臣未見其可也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
戚者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
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
之齊梁皆親見其篡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
恠而其甚也宦官之微匹夫之奮呼士卒之擅命而
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華西晉之傾覆
此其患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沉湎
淫佚而已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十世嗚呼勢在天
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
其或在於宦官或在於士卒而舉威福之柄以

之者此甚可歎也臣嘗惟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
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歸大位
北威契丹南服李璟法度脩舉文武並用大祖皇帝
踐祚十年之間不耀兵甲俘取僭僞之君若拾遺而
天下為一身致太平為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圯
缺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取不能什
一而羣王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於流涕痛
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
此無他能以其身為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操向
而從已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

使均是好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而刑賞生殺豈以吾能爲之而足以制天下者雖然鳥高飛於重雲之上魚深游於潛淵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後先維附聯絡而不敢自棄者誠以勢之所在也故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離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則存斷則亡臣嘗考之於載籍自有天地以來其合離張弛絕續之變凡幾見矣知其勢而以一身爲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應召上急務六事　朱熹

孝宗淳熙十五年六月以熹爲兵部郎官

上而罷十二月熹既歸投匭進封事

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兩歲以來受恩稠疊有加於前顧視輩流無與爲比其爲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喻者然竊惟念狂妄之言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爲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略施行者臣誠不自知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所出也以是慚懼久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於此仰窺聖意尤不識其果何謂也以爲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爲欲加之恩意

則寵既厚而無以加二者之間未有所當此臣之所以徘徊前却懇叩辭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猶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焉者蓋嘗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敢進豈非陛下偶垂記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于再下而爲臣子者堅卧於家則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獨恐進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爲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難處而終得罪者是以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爲雖使得至陛下之

前所言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賜觀省若以其言爲
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巖穴死
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一望見
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是
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何所用
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
又況陛下之庭侍從之列方有造爲飛語以中害善
良唱爲横議以脅持上下其巧謀陰計又有甚於前
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下無爲使臣輕犯其鋒而復
路已覆之轍也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

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爲之滌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而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輙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爲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爲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

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輙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

十手所指而不可揜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旣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

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人
敢逼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
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
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illegible]
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
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
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
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
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
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

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懔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

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
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闈
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
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
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脩之家者
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
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
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
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
埽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

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
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
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
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
播于夷狄傳于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曲
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
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
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
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
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

至其納賄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
前日亦嘗輙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爲誠當深察而
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
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
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
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爲此者無幾陛
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今雖去之而未正其
罪又聞向者鄂帥尅剝之事亦是此人內外營救遂
致罪人漏網言者被罪中外至今爲之不平既而又
有匿名揭牓暴其過惡者亦被決配此不惟行遣大

偏足爲聖政之累而自此之後遂無復有人敢言諸
將之罪者以小人握重兵或在周廬肘腋之間或在
江湖千里之外而中外無一人敢白其姦此於國計
深恐未便前代之監蓋亦非遠伏乞陛下少留聖慮
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爲
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
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
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
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爲將帥者巧爲名色頭
會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

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爲羨餘
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
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
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
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
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
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
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
爲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
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

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巳分之所有無外之所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得無私費於是内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予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克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

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

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憸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脩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

然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臣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深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惟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踈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踈略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

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開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當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旣職輔導而詹事府兩

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任甚
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
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
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
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
其戲嫚媟狎奇衺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
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
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
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
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

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府各
復其職宫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
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
稍放六典親王之職置傅友咨議以司訓導罷長司
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
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巳畧備矣陛下又
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啟廸凡古先聖王正心
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巳有效與其
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
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崇

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當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掄選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

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
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
物色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
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不世出而所取
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常反得如秦
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
畏忠言之悟上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
蔽上心而成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
已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
聰明自紊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

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胥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脩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賄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布列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也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恠

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

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爲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弊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汚廉耻廢壞顧猶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宫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

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綱紀不能
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
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師嘗有以贓汚不法聞者矣鞫
治未竟而已有典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
禄而理爲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
追捕付獄名爲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
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
者意必以爲人情各有所私我旣欲遂我之私則彼
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閒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
少容之且以爲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

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誹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贓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並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爲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爲郡守而不與

職名從臣近典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其
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
然一無所詞山陵諸使鬻賣關辟煩擾吏民御史有
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
劒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
進用從班之中賢否淆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
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儹補其狀黜者乃
敢造飛語立横議如臣前所陳者而竿相畏其凶焰
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
罪陛下觀此綱紀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

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頽弊於下蓋其
爲患之日久矣而漸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
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
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
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
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
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詔
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
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
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

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通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盡

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居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遏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于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

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頫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爲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决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詆聖訓以蓋姦而其爲害至於足以滐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

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
養民力脩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
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脩生於私心之
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
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
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
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
欠空載簿籍不可以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内
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
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

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財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昌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之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切以能剝民奉上者爲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

務催督財賦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
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其次則陛
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狥私情之厚
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巳意之愛憎
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
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
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
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
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
脩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

卒以殖私財然後後以此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

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爲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爲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諸將帥得人則凡籍嚴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爲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且以爲若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爲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其屯之衆從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

者以行而彊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爲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爲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糴[illegible]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illegible]月椿之類往往亦爲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illegible]成[illegible]資於諸路者減則此屬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罷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皆[illegible]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illegible]本則亦在陛下之反諸身而聖心誠無不正

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
破分之滲除殿最之科以寛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
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糾舉矣聖
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後選
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爲陛下擇將帥
以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
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
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
劇易分爲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爲縣者
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

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
則紬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横斂巧取
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
寡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上
使各招游民各自爲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
政令從本司自爲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
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
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
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
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

如此則兩屯一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横歛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蘇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脩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强中原不復仇虜不滅

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寖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寖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爲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爲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爲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強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勵以有爲而無所向望以爲標準亦卒歸于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爲非者蓋樂因循者知

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爲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于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于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于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畏而宴安酖毒

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競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况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惰將驕外有強暴之狄虜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于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却顧于後又未有可守之規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頹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已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

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欲僥倖于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于口是亦徒爲虛言以快一時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卧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紀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不勝慮者何暇[illegible]之可圖乎故臣不敢虛阿迎合苟爲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爲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脩政事庶幾真實功效可以驟致而不至于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蓋所謂言近者不言易而

眞有志于恢復者果不在于撫劒抵掌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爲陛下溗于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于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于世儒之常說死法而于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飫鄙薄者陳于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眞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

其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
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
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有真妄之
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脩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而治心脩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
其本末橫分外中斷絕雖有所謂朗徹靈通虛靜明
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
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
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
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

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眞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開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髡徒誑妄之說而以爲眞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爲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爲最下則臣竊爲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漸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爲然則聖賢不爲不高學之不爲不久而所以正心脩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臣

聞仁宗時有程顥程頤同受學于周敦頤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同時又有邵雍張載相與博約遂使聖道闇而復明其功甚大俗儒淺學既不足以窺其蘊奧奸人鄙夫又以其居必誠敬動由禮義似若于已之所爲相與怨疾指爲道學而加詆訕焉邪說肆行人心頗僻無所忌憚乃至于此此閣臣文之所深憂也今敦頤等所著之書頗藏冊府陛下試取而表章之則正心之效不憚自得而所以正人心者亦在是矣伏惟留意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爲常談死法而天

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國強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illegible]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為富強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謬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為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術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

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爲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爲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爲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其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輙以近習爲言矣辛丑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遐方下土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巳私也哉

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爲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莫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illegible]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馳魏闕竊不勝其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剖瀝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獻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伏惟陛下哀憐裁赦而擇其中則非獨愚臣之

幸實宗社生靈之幸臣熹誠惶誠恐昧死再拜謹言

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宫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祕閣脩撰奉祠

## 應策論當今事勢　　眞德秀

寧宗嘉定四年德秀應策對

愚竊惟今日事勢有深可畏者二亟當圖者三有不足慮者四進言者皆曰和議可恃也邊虞可弭也是固不足與論謀國者也至于憂時慷慨之士相與講畫利病又不過曰兵冗而罔功財耗而弗贍二三大臣訏謨于其上羣尹百執圖議于其下亦既悉矣亦

嘗思宗社安危之機國家憑藉之本乎愚不佞蓋嘗
汎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
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尊安人心豫附
運掉御縮唯所欲爲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治兵
[illegible]其機易回其事易察也惟夫吾之所恃者
國勢[illegible]向操持不定無以定其趨吾之所恃者人心
也[illegible]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搶攘衆志渙散天
下之人[illegible]方傯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盡日討月
[illegible]何[illegible]哉愚昔寶元慶曆間中外多故夏人叛命兵
事繁興於是保毅有軍武衛宣毅又有軍始置于陝

西繼行于諸路天下之兵凡百萬而不勝其冗矣二路入中芻糧之直爲緡錢歲千萬而度支以匱告矣宣毅所在驕橫西陲兵數屈衄而軍律弗嚴師不用命矣一時事變殆將岌岌而仁宗潛回默制迄成萬世之安蓋其綱維國勢紀繫人心有出于兵財之外故也熙豐大臣罔克知此徒見嘉祐末年事類少弛思一蹵而新之志于彊兵則保甲戶馬之法立志于裕財則均輸平實之令行一意紛更立圖近效抑不思國勢以搖財將焉用人心弗固兵豈足恃哉然則論治於今日先其所可畏而後其所不足慮可也何

謂不足慮者四曰兵驕惰而無用也賞輕濫而亡節也敢勇之招難于控御也雄淮之招難于贍給也然察之有方圖之有要初非沈痼不治之疾紛錯難理之緒也且兵之驕惰亡用者豈非擇將不得其人乎古之用武者不急于治兵而急于選將將之怯勇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往者柄臣妄意規恢之圖而沾沾多易之小人窺見風指莫不抵掌而談兵或以賄求或以技進柄臣弗察以爲得天下之真勇也命之以總戎付之以分閫甲兵無慮者同某事一旦師出情見智窮不待敵鋒之交

而免先登矣泗水之捷乘勝鼓行可也縱兵鹵掠而弗進壽陽之役扶義直前可也望風慄懦而自潰東海之戰兵刃方接回顧主帥已卷旆而趍矣昔之良將有敺市人而決勝者今以素拊循之士使之即敵宜若易爲功也而所向輒衂反甚于市人是豈兵之罪哉蓋未明乎擇將之方而巳矣賞之輕濫亡御者豈非御將未得其術乎昔人有言御將當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颺去故取一城則升一級破一敵則進一階漢祖待樊酈之徒用此道耳往者偏臣褻玩公器不問軍校之能否一以隆名峻秩假之以芻牧下

材而處都節防圍之責兵未用而寵已踰功未成而
志已溢矣兩宣諭之遣曾未旬月自瑣闥而躐中司
自二卿而長戎部此猶曰以重其事權也荆襄淮甸
之師有未嘗見虜而以破敵聞未嘗赴援而以解圍
告上下相蒙不考功實猥曰激勵頒行不容斬此抑
弗思將帥亡功而冒寵欲士卒之亡覬倖得乎然則
暴露之賞與蒙犯矢石者亡以異亦其勢然也官資
陛轉動逾萬數秖以塞一時之觖望而不計其窮告
身易醉何以異此是豈獨行賞太濫之罪哉蓋亦未
知其御將之術而已矣敢歸刃之招雄淮之招固將爲

竦戎容壯邊備討也然徒賴其力而紀律不嚴汰之其數而差擇不審昔人未嘗不募民兵也然練汰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成精兵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簡試是也曩者中命荆州發徒隸召驍勇縣江湖福建來者囂囂騷突雞犬一空道路蕭條無異寇掠迨至轅門乳臭之將攤以自衛養如驕子不敢誰何雖其守禦粗立寸功而怨氣陸梁寖不可制是以偏裨小校敢陵主帥一旦執而戮之衆怨交譁則紀律素亡之失也釁者潰臣急于增戍創雄淮之類優廩給之數揆之他軍厥費三倍冀

誘其來而不知民之可爲兵者不若是之夥故浮脆窶弱得以挂名尺籍間舊兵失亡者未除新兵增益者無藝以十餘萬之衆而廪食縣官不待智者知其難繼矣是以瞋目語難攻剿迭起前者誅戮後者靡戒恣睢爲患未知所終此則差擇不嚴之過也雖然起獘有源救獘有機夫列營分戍坐糜廪稍捐軀思報孰無是心至于臨敵乃不效命是豈無其故乎蓋擅授任既多非人苞苴權門借以取辦摧膚剥髓罔恤怨恫平時無以繫其心緩急何以責其力今公道宏開賄賂已絕而豐蔀皆自私猶前日也伊欲息深相

歡投石恩奮則掊刻之禁昜從而申嚴之且令江淮有制閫荆蜀有宣威而諸道又有總餉謂宜明詔閫帥臣委之糾察少或科歛絀罰隨之則士飽而歌惟恐不用何驕惰之足憂夫班賞大醲既難追咎供億浸廣誠爲後憂今興利之源搜抉畧盡公私亦乏已殫無竊既詭券責償何以厭塞昔中興之初韓劉諸軍戎伍之間高爵居半左武右隊他又可知仰窺聖慈不過酌經費之常蠲煩蠧之目儲蓄餘羨惟以賞功士心既愉國用亦濟今安邊置局廣行拘催誠能毋徇近習之私樂伸有司之請檢點諸庫本名給賞誠能

罷內帑緡錢之獻佐大農調度之公至于宗藩戚畹之好賜可損者損之掖庭上方之用度可約者約之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以之贍兵何供億之不繼敢勇之驕固難駕馭側聞主將懲其桀驁浸懷疏忌之心忌則愈疑疏則愈怨上下猜阻何以自安謂宜風諭將臣明示威信披露心腹待以勿疑庶幾人有固心然後吾法可用此駕馭之術也雄淮之兀固難贍給比嘗顓命王人稍加沙汰而分隷諸州所存尚半賦粟之數未易支吾酌諸僉言僅有一策蓋沿江諸屯虛籍萬計丙寅[illegible]戔[illegible]亡倍多權臣重咈人情未

始嚴其考核今朝綱方肅威令一新及今舉行時敢
異議待其簿錄來上因以其衆改隸正軍廩給不增
區處適當何憚何疑而弗亟為此贍給之方也今之
議者慮餱糧之乏憫漕運之艱則欲講留屯之利復
力田之科重楮弊以流通廣和糴以備其為計悉矣
然嘗思之留屯之便古有成規處兵之法實為至要
然民狎于野必邊鄙不聳之餘今烽燧相望未易講
此異時流逋既復民有奠居分給閒田俾之開墾計
其步畝命以出兵雖非屯田之名陰有寓兵之實此
斷斷可行之策也若夫力田之科漢人用之厥有成

效今欲祖其故智募民使耕固爲博利然須講求成畫乃可以漸推行夫守令以勸農命官相視川原出入阡陌蓋其職也莫若下力田之詔俾之圖上便宜磨以歲月徐就經理則民務兵強可漸致矣楮幣日輕本由錢之廢今滲漏非止一塗有如儲蓄于大家坏銷于工技闌出于邊關上下共知矣邇年以來又有冶戶毀錢爲銅之弊獨不當倂嚴其禁乎泉貨閉流楮價自重不然雖多方撐抶未見其可也和糴之策初非爲民糶之將命非人計産科率並緣苛擾以

其貪而藏粟之家始憚與官爲市矣今供餽尚繁

未容遽已莫若倣本朝入中之制豪民大家輸粟于邊而受錢都内則約束簡便人所樂從不然則名雖和糴其實白奪詎不爲根本計乎凡明問所建曰兵曰財愚既熟數于前矣若夫宗社安危之機國家憑藉之本厝火積薪懍焉可畏者其敢不爲執事陳之何謂深可畏者二更化以來將半載矣以歸者國勢之杌隉今當轉之以安强以歸者人心之攜危今當易之以恬泰然自其國勢觀之形體雖安而命脉則未固枝葉雖茂而根本則未充夷狄窺覦要索無已俛首請命屈意買和削弱之形藹然其不振也自其

人心觀之則畿甸之間憂疑轉甚遠近之衆愁痛未瘳訛言喧騰殊駭觀聽物情恟恟幾不皇安危亂之兆凜乎其可懼也夫綱維國勢雖非一端究極其源未有不自大權之不分始今日之權誠歸矣然竊弄之私依憑之巧顧豈無可慮者乎自昔人主不必奮然獨運而後爲權歸于上也政令出于公朝而不使有由中之漸耳目寄于言責而不撓于近倖之私則權雖在人未嘗不在巳也非必靡然不自總攬而後爲權散于下也內庭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官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則權雖在巳未嘗不

存人也邇者柄臣氣燄薰燎豈一旦所能爲哉漸漬之深彌縫之久人主墮其中而不自覺焉耳此大權之易分愚所以憂國勢之未振也統繫人心非有他技探諸聖賢之論所欲與之所惡勿施耳自權臣用事復諫遂非凡所罷行惟意是狥北伐之舉童稚變其必敗債帥之遣奴僕知其非材而狠心自肅曾弗之䘏前車之覆今可戒矣夫天下之勢如一身然血氣周流亡所底壅則身安而疾去公論在人亦猶是也防川之潰不如徐導惡人之謗不如勿爲愚不知日者檻送降附之人函發奸臣之首通國讙然以爲

不可而上之人冐行弗顧何也語曰斷决大事不咨道謀常人之情難與慮始則衞室之問外朝之詢不若商鞅治秦之爲得也軍興以來民病亟矣內地罷于轉餉邊氓斃于干戈民雖嗷嗷不忍怨畔者以權臣實爲之而上弗與耳今九重厲精衆正協賛獨柰何爲此重失人心之舉乎輦轂之下口語萬端更相扇搖姦雄將作雖譸張爲幻盛世所不無而吾固有以召之也小人怨詈無皇自敬德之意而有司以嚴刑峻罰止之果何異于偶語之禁耶此下情之尚鬱憑所以慮人心之易動也矣吾之所恃者國勢而當

患乎易搖吾之所恃者人心而嘗慮其易動天下國
家何所賴以植立夷狄何所憚而不敢桀驁乎今之
議者則曰鄰邦革心盟好載講兵寢將洗民瘼可蘇
吁爲是說者偷安目前可也經邦長慮夫豈其然且
虜自亂華以來假和以誤我者凡幾見矣靖康之事
愚不忍言姑以紹興以來觀之王倫之使未旋而兀
朮之師隨舉秦檜之約既堅而逆亮之寇終渝變詐
靡常乃其故態堂堂大國不思所以自立而索然聽
命無復生意猶謂國有人乎雖然和未爲非策也愚
之所甚畏者和議既成邊警既撤燕喜愉樂爭厭其

私禍本亂萌有不在疆場之外而生于戶庭之間者是則深可憂也夫畏其所可畏憂其所當憂則維持國勢繫屬人心者將柰何曰愚所謂亟當圖是也何謂亟之當圖者三曰戒近習曰畏小人曰拯民命夫謂之近習固人主之所親而勢之所易褻者也情親而勢易褻則巧佞易入干請易行巧佞入則主聽惑干請行則朝綱紊世之人主悅其順已縱而弗制終至于不可制者多矣今公道昭融固無此患獨習竊惟邇者一二除授或煩宸筆雖以大臣執奏而竟寢然左右請謁之私蓋不能無撓成憲者其漸誠不可

長也閹寺之臣得罪君父屏之遠方終身勿齒人奚
肯卹而一旦放還之命忽繇中出甚至郤東省之奏
而不欲書行則是屈紀綱而庇奸倖尤非所望于更
化之日也夫人臣出力以抗權倖非爲身計爲朝廷
惜法度爲人主惜舉動耳萬一主意少移讒諂面諛
乘之而入則貴爲天子不得自由之言有時而熒惑
矣正論不聞讒諂得志威福之柄不歸之近習而誰
歸哉愚故謂近習用事之萌不可以不戒也雖然近
習之親暱固人主所當戒而小人之窺伺尤人主所
當憂蓋近習之與小人實相唇齒以濟其私者也方

柄臣得志之始權任尚輕機械尚淺未至蕩然無所
制也惟夫外庭小人志在附麗於是煽其欲熾之燄
導其方決之流而柄臣之勢始滔天燎原而不可遏
梟狐獻凶更倡迭和知其欲去異巳則教以攻僞學
之名知其欲盜兵權則教以舉大義之説胎變產禍
至于斯極何往非小人之罪哉近者天日清明昭示
顯罰然所謂小人者貪利嗜進無時而少忘彼旣不
爲衆正之所容則必有他繆巧以希進異時報復之
念蓋巳萌于今日擯斥之初要不容于不慮也元祐
間衆賢在位章蔡諸人固嘗明正其罪而不能保其

不反噬于十年之後小人之根不易拔也如此爲今
之計必君子有自安之勢而後可以遏小人復進之
萌必人主有一定之見而後可以伸君子欲行之志
雖然未易言也昔司馬溫公光力變新法有以異時
報復爲言者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夫使正人端
上不能保其事之不變而委其數于天亦可歎也然
則今日之事可不深圖而豫計哉愚故謂小人復進
之漸不可以不畏也兩淮之民流離饑踣凡二年矣
易子析骸暴骨盈野亦可哀矣朝廷以實意賑卹有
司以文具奉行而惠不及民矣向者復淛右圍田而

俾之耕德至渥也或曰淮堧之農習于鹵莽而不諳漑右種藝之法吁天下焉有不可耕之田又焉有不能耕之農特有司勸誘之未至耳亡已則賑恤之一策其最急乎日者嘗命王人分往賑給誠足見九重仁民之心然其說曰資之俾還故土也獨不念長淮千里莽爲丘墟彼其無聚廬以託處也無牛以耕而無穀以播也小小賑給緣手而盡又將索之枯魚之肆矣彼民何辜使至此極耶竊慮謀國者不過欲爲流民復業之名而非眞有饑溺由已之意充此念也何以復和氣何以感民心昔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

曰令有受人之牛羊而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夫距心列國一大夫耳猶知民死爲已之罪況居代天理物之地者其可不知所以自愧乎國之與民相依而立上有救菑卹患之實政則下有伏節死難之誠心今委民溝壑而不之顧一旦警急何以責其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愚故謂生民垂絕之命不可不拯也夫惟國勢之未定人心之未安上天至仁於焉示戒自春以來所至旱暵驚蟄甚久雷始發聲遠方近郡種不入土者往往而是

螟蝗遺孽復出爲菑良苗方新戕賊殆盡災異之見未有稠于今日者也日者都城雨雹爲變尤鉅考諸傳記大抵以爲陰脅陽之證而雨雹于夏其應爲兵雖然此猶出于京房劉向之說也乃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雹者二質諸當時之事歷歷可驗方僖公之時季氏世卿公子遂顓權政在大夫萌芽於此故雨雹于秋昭之時季孫宿襲位世卿握兵擅朝君弱公室故雨雹於春然猶未若盛陽之月爲沴之尤者也按東漢五行志所書永元以後雨雹數見而以夏書者十蓋姦慝用權陰類盛長實根源於安和之時

以人占天若合符契此愚于壬申之異所以痛哭流涕深陳于奏篇之末也大抵銷變召和不在于他在人主一念間耳夫惟誠身正家以端出治之本則變可銷惟遠讒邪戒私昵以防壅蔽之患則變可銷至于綱維國勢繫屬人心亦皆格天召和之機括也竊聞雨雹之夕星變隨見占者以爲君臣俱憂嗚呼天非獨愛吾君亦愛吾大臣矣厥鑒昭昭無異告語廟堂之上盍思所以得人心而解天意乎皇上淵默謙冲仰成輔弼自昔大臣待遇之隆寵任之厚莫逾于今國步多虞人心胥動自昔大臣經綸之艱負荷之

重莫逾于今夫惟弘毅任重不擇夷險而後可以康國步至公血誠俯仰無愧而後可以收人心不然苟且偷安以位爲樂虛老歲月坐失事機天意莫回災害洊降則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矣何止兵財數端之足慮哉詩曰心之憂矣不皇假寐愚不勝惓惓

## 吏治一

理宗紹定六年德秀爲禮部侍郎上　　真德秀

臣竊惟今日求治之要莫難於得天心亦莫難於收人心然天人非二致也得人斯得天矣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當元祐初二聖臨朝聽政四夷稽首請命西羌夏人降附相尋而黃河北流有復於舊迹之勢天下曉然知上意與天合蘇軾推明其故以爲此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之功也夫無一事不當於天心乃可言順無一事不孚於人心乃可言信今陛下躬親庶政內稟慈謨以時致之甚似元祐而求之於天則震電雨雪繼見於冬春星文變異游形於邇日求之於人則忠義之族反側未安朝野之民咨歎未息意者朝廷之舉措所以信服乎人心者有未至歟人心之未信此天心之所以未順也夫是是非非

之理本諸天道而著在人心不以古今而存亡不以智愚而增損上之所爲一與理合則不待教令而自孚上之所爲一與理悖則雖加刑戮而不服然則令目人心之未信者果安在耶成王之命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孔子答哀公之問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蓋立政用人未有不參稽公議而能厭服天下者祖宗盛時凡有大政必采群言太平興國中秦邸之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之不可輕也迺者雲川之變[illegible]告收

而未聞有參聽於槐棘之下者此人情之所共惑也康定慶曆間簡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臣呂夷簡至志雖薦進以重任之不可輕也往者進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今其效亦可覩矣而除目洊頒僉論之不同猶昔也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其在公朝何惜不與衆共以求至當之歸乎且廟堂之上所以廢僉謀而任獨見者不過惡聞異論而已抑不思事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否而惟是之從事既行而有異論則國體已傷而救無所及朝廷施爲動關理亂嘗試之誤豈容數耶臣願自今國

有大議陛下虛心於上使群臣各得盡言於下大臣至公無我而詳擇其中至於簡拔材能以當重任亦必以公論爲主此今日收人心之一事也賈誼有言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於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今之賞罰其未能允愜衆志者毋乃有未適其平者乎夫難平者事也惟任理無情而付輕重於物然後施置得所而人莫得而議焉今有功同而賞異者問之則其厚者必其人之所主也其薄者必孤寒而無援者也又有罪同而罰異者問之則其輕者必其人所主也

其重者必疎逖而寡與者也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而可使一毫私意介其間乎諸葛亮偏方之佐爾而其言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故當時之臣有爲其廢絀者不惟無怨而且思報焉況堂堂天朝誠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平之政則予奪所加誰敢不服惟陛下常存此心而總綱於上大臣常守此道而持衡於下賞一人必使凡爲善者勸罰一人則使凡爲惡者懲此今日收人心之二事也夫官之失德以寵賂之章其在昔人以爲至戒當乾道淳熈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

耻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恠陸贄有言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金璧由今觀之豈止是哉新巧相夸而無窮誅求橫出而罔極於是軍民之膏血竭盡而亡餘矣怨讟繁興日以滋甚然貴臣邇列非必有利之之心往往藉其名以事侵刻者大抵皆是利歸私室怨萃公朝抑何便而莫之止也今誠欲息天下之議惟在朝廷曉然示人以屛絕之意甚者及其物而罪其人則心迹暴白而無假託以自私者不得肆矣正已示儀之方孰先於此仍願斷自聖心誕降明

詔以儆中外俾皆滌除貪暴懲厲廉隅惠綏兵民銷
弭怨疾此今日收人心之三事也朝廷之規摹欲其
廣大而不欲其褊狹治世之氣象欲其寬裕而不欲
其迫蹙商民之胥動浮言若可忿疾而盤庚方且登
進在庭丁寧開曉藹然如家人父子之親周公作無
逸以戒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又曰
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於厥身夫以怨詈殺
人周公之所畏也獨柰何其輕犯哉曩者以訛言之
籍籍於是有譏呵之令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
焉殺僇焉而人愈駭矣傳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

作威以防怨自譏呵之令行都城之民摇手相戒有
道路以目之風此何等氣象而見於聖明嗣服之初
乎夫峻刑而重罰本欲以一衆心而不知人情之疑
懼則其心之不一正自此始不惟是也朝廷布群材
於列位夫固頼其言以相正也而巽懦成風精鋭銷
耎朝有闕政則拱嘿弗言而私嘆於家朝有過舉則
進焉導諛而退竊非議尊君親上人情所同本心昏
迷何至於是亦由誘導未至而猜阻先形人思苟容
誰敢自竭且自孝宗以來臨御未幾即下求言之詔
訪問所逮下至芻蕘今詔旨之頒既徐徐數月之後

而僅止官吏閭及士民方明目達聰之初遽示人以弗廣何以昌士氣何以達下情是宜播告雖修而人以虛文視之也今誠欲慰天下之望惟當開廣規摹昭示德意解煩苛之網闢寬裕之塗而又式循典載播綸音韋布之微咸許論事庶幾憂虞者得以自安忠直者得以自奮此今日收人心之四事也古今天下最易失者莫如人心而最易感者亦莫如人心轉移之機殆類反掌今中外恫疑遠近咨怨非大有以慰安之臣恐携離日甚一 或騷動將有不可收拾之憂此羣臣之所共知顧恐度所惡聞未有以實告

於上者爾然臣區區豈欲朝廷專尚姑息苟爲喔濡以悅之哉惟公惟平惟正惟大一循天下之理而不雜以一己之私易之所謂信順者如是而已惟陛下與二三大臣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人之助將有不求而自應者元祐之治豈難致哉意切言狂伏俟威譴

吏治二　眞德秀

伏覩慶元以來柄臣顓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至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

寬闊博大養士氣以廉耻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為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為僭蓋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為矯異俗之行不以為狂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脉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已之論用險

屬亡行之人士有不爲利疚不爲勢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潰至于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伏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爲清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爲心腹擯抑賢儁甚於仇讎有如至誠憂國以爲忠犯顏切諫以爲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設爲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爲學修己潔身以

爲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爲標榜
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
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衒默
謹畏爲當然以清修自好爲不情以頑頓亡恥爲得
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係也雷同相從如出一口
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吏皁隸稍握寸權則輻輳其門
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改絃更張
之初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膺不諱之塗朝政得失
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爲可厭褒崇名檢明
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爲可疑

則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吏化之務莫
先於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

吏治三　　眞德秀

臣聞敵國外患自昔有之根本安強形勢鞏固則敵
雖盛而不足憂根本單虛形勢削弱則敵雖微而有
足懼臣觀今日近有金虜遠有韃人狡焉窺覦意在
叵測而淮堧之變尤駭聽聞群情方搖未易底定蓋
嘗深思熟計竊以為聚正人端士於朝廷使之盡言
補過者此內固根本之方也布賢牧良將於方維使
之養民[illegible]兵者此外固根本之要也根本強則形勢

張奏古之有國者以人材為輕重故一士不足以藩魏一季梁足以安隋厥效甚明不可誣已今朝廷之上紳綾濟濟夫豈乏人然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慷慨敢言者少故正論罕聞廉退自重者少故士風弗競陛下嗣服之初嘗以耆艾而褒傳伯成楊簡矣以儒學而褒柴中行矣近復以恬退而用趙蕃劉宰矣海內聞風孰不欽歎然前乎三臣雖加異數而聘召未聞是有優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至於直亮敢言有如陳宓徐僑者非特召擢未加雖褒寵且莫之及此議者所為弗滿也陛下誠欲

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於經幄若宓若僑擢之言論之地且益求其類而招徠之使華髮舊德之良清名峻節之彥衮冠委珮畢萃於朝廷陛下開心見誠俾之條陳闕失大臣虛懷無我與之商確事宜毋牽以好爵而言論不從毋隆以虛文而情意弗浹則賢者之所有皆爲朝廷有矣如是而內之根本弗强非所慮也趙簡子將保晉陽必先有以寬其民之力李牧將攻匈奴必先有以養其兵之銳今四方長人之官撫字不聞而叨慣日甚萬金之產或一朝而白奪累世所積或微罪而沒官夏秋之

賦輸納至于再三關市之征苛細及於毫末鞭笞雜
下而𦘔笑自如膏血已殫而溪壑未滿以此貿官職
以此廣田廬於是乎民貧至骨矣諸道總戎之帥訓
肄不勤而掊尅是務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貲稍厚
者必使之治貨財非優之也蓋幸其負課而掩有也
其廪給稍豐者必以之供役使非親之也蓋利其損
金而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壚藥局爲籍貲産之梯
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囘易房廊爲陷子孫
之坑穽謂其身雖死而監督至於無窮也主帥剥偏
裨偏裨剥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足衣絮者有月廪

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餚葅甚以此買歌舞於是乎兵貧至骨矣嗚呼兵民俱病一至斯極此何時而莫之拯耶臣願陛下明詔輔臣一新黜陟用廉仁之守而去貪殘任賢能之將而斥暴橫使之視民如子卹軍如家崇飲氷食檗之風均挾纊投醪之惠俾人有生意而士有奮心如此而外之根本弗强非所患也漢人有言本强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殆致凶爲邪謀所陵臣覩方今之勢可謂弱矣司馬光嘗謂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邇日之事何以異此不亟圖之則紀綱日以

陵夷風采日以銷鑠駸駸焉將有不可復振者此臣之所以痛心疾首思有以爲陛下告也今區區所陳實轉弱爲强之本惟朝廷不以爲迂而采用之則其效有可以歲月期者詩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不勝惓惓

吏治四

眞德秀

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没之理根本於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爲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

曰公議即天道也天道未嘗一日亡顧所在何如耳熙寧之世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議也雖以王安石之愎諫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紹興之際以和好爲不足恃者公議也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而不能弭君子之論李之新法行而民力屈和好就而敵情驕甚哉此理之在人信可畏也與其拂之以取敗孰若順之以爲安近年侂胄用事以區區私意小智扞天下公議之衝雖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爲當世大僇何者公議天道也侂胄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爲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

助之何事功不立之憂哉陛下更化以還至公之理蓋嘗少伸於久鬱之後矣臣愚伏願朝廷之上兢兢保持勿失初意用人立政一以天下公議爲主而不累於好惡黨偏之私盡公極誠如對上帝則天下皆悅治效可期海內之幸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思之言

極論時政上理宗　　文天祥

臣一介疎賤遭逢聖明猥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悠風塵流靡臣於其間蓋嘗感激奮發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懼無以

辱使令杜門四年讀禮之外蓋未嘗一日不思以自効也乃夏五月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於家居進臣於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惟蒙恩之初阻於朝謝北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臣詣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邊烽煩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元姦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灑宸翰誕布詔書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於今日之政陛下悔悟之意上通於天天下於此感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謝闕庭

兩讀綸音爲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況臣蒙被厚恩非衆人比使於此時泯泯默默上負陛下内負隱衷尚何以飲食於戴履間哉是用不避斧鉞輒奮愚忠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曰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膚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爲皇皇極救之謀不得不畧倣馬上治之之意令陛下焦勞於上兩府大臣黽勉於下君臣之間不可謂

非日討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卑潤絕禮節繁多陛
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搢笏出奏從容
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
之猶懼不萉謀王斷國之設施尊主芘民之蘊蓄豈
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朝之暇雖時出
內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建明
然天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常決於一言筆墨所書
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投寸陰可惜使宰相
常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末固有費其日力者矣其
於幾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

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爲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於其開衆議惟允則三省晝時施行上下如一都俞吁咈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爲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建閫之事方帥海門隨遷建業甫鎮建業又遷上饒布置變換如奕棊然卯詔辰行奔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

遷徙之吏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
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其人備其職其人
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奠而後發如
此則觀聽者不至惶惑驅馳者不至遲回人知其令
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
體則鞠躬盡瘁而無所觀望其於國事決非小補又
如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拔擢或出於宰相之啓
擬中書已費行移後省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至繳
駁此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
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

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誤事機臣
愚以爲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
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
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譏宸命無
反汗之失事會無濡滯蹉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
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所與
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來於倉卒之中
而制千里之難立於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
斂手不能以大有爲須是博采四方之論旁盡天下
之慮而後不債於事側聞軍期文書塡委叢積宰相

以其開誠布公之歲月獎獎焉於調遣科降之間侍
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
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衆思廣忠益
令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
役其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於無窮此豈其才
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
梆宗元有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爲今之計惟有重
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令六部所司絕是簡省
其間長貳常有缺員莫若移尚書省六房隷之六部
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稟樞

密謂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倣諸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剸切講畫以治此急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酬應簡則聰明全心志一則利害審塞禍亂之路開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倣方鎮以建守令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為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歸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皆之擅制

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卷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夷狄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虜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於虜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爲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爲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閫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諏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閫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

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閫方欲那移
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
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略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爲可
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與國隆興與鄂爲鄰朝
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虜之至湖南者
巳宿堂奧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盧
陵宜春最當衝要韃之爲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
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調有兵惟盧
陵猶此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韃既以此爲得策
則夫避宜春而趨盧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

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爲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贑隷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隷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令各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爲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如其上供諸色窠名盡與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五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五符團結之外

劃出措置汲民丁以爲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爲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做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爲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與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沈鷙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爲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於太

衆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於垂遲
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出境
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三曰
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
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於民寓井田唐府兵之遺
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伍各處團結以自為鄉
井之衛疾行之中此亦無幾書步者然而無益也近
時朝廷以保伍爲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爲里胥者沿
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爲保伍也巳
而上其籍於官又從而堊遞塗之壁取其兵甲分五五

而書曰保伍如古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
徃時有冦警則鄉井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閧總擊
柝以告其一方曰冦至毋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
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椎牛釃酒以待隨其所衣
信其所持從其類編爲之伍一正乎村墟井落之間
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
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移計其規爲布置當
有加密於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
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
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

當其分也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於城
廓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
棟敎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
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
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峙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
所不能仰於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
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隅總
臣能辨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
之有名而拒虜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升
其官賞以爲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

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忱能
委數州立一方鎭莫若俾爲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
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
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鎭之兵嘗不下二
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可以
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令
官收其米以就爲養收其財以就爲用既食其力不
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
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爲帥者教習
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

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凛凛然不下一敵國合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閫之外別得十餘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閫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葢籌之審矣夫荆湖之路既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儲既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

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於虜孰若變通盡利
以庶幾虜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既全則吾之境內其
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得不勉自節
縮曲爲通融多方以濟諸閫之急支吾年時虜必就
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
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
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
之才世雖有賢明忠信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
歷之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
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

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礙格法而至於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嘗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徬徨四顧弄印莫屬挨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爲之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於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於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平生拘攣之弊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否夫

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況其重者乎今日翊
郎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
唱呵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材
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既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
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
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於庸人而有資格
者之手世之能辨事者固多矣三辰不軌拔士為相
蠻夷猾夏拔卒為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尚
拘拘孑孑於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寮底小官
馳騁於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弊於私

而改官之格卒爲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祿祿成事者衆而氣槩才識望於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袍胯隆中杖策軍門固皆逢掖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爲公卿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於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心疾首於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停罷資格繩墨以進英豪於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矣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

無易其位漢唐法度踈濶其一時人才常倜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於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柰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爲一州長雄其閒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日舉之以爲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其穎異通敏者引之於帷幄樽俎之容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巖之民市井之靡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辯機警足以閒諜使貪使愚使

詐使勇則羣策羣力皆吾屈也昔之方鎭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驅策其跅弛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於此然陛下髣髴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衂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自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汙更宿弊如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爲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矣

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萌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好名譁競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禍陛下必反受用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爲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不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於譏爲靖共者耶此悔悟未萌之一也三數年前縉紳之能出臆論事者既爲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閽豈亶不自已奸人疾其爲害已也託名學法重致意於禁

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語盡塞陛下今旣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爲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萌之一也今有人焉陷於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於內客邪日衝擊於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日倏大悔悟自刻其酒色之慾而使爲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己之短其爲身謀幾晩矣然知湛溺之爲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决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

救社稷重於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知
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
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歷服所以撫摩愛培
億萬年配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次吾
之赤子自延賊入室誅危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爲之
荷擔宗社幾於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爲起於
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爲倡於陛
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
燄威惡蠹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攘臂聚斂招
集奸凶爲陛下失民失士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

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爲晉陽尹鐸曰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爲天下計者不屑於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於目前之求而常恐其有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爲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爲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爲謀不減率天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爲陛下聞者優出內帑金帛分給諸司 有救於難然調度方殷兵革

又不得息前日聚藏絲之得未十百今日救保障之費盡千萬億秭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歛斲伐祖宗涵弘寛大之仁蠧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修內司必不豪奪民産以實御莊必不講價西園以滋中外貪酷之種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汚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據相位偏置私人如此則強禦掊克之流必不得盜於縉紳玷於節鉞如此則各役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什一剥割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

江閩所[illegible]洲丹故吾人爲虜鄉道以至於此曾不知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爲交結應奉而一切不䘏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閩之事偶著爾令論者追訟江閩之罪亦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貿貿焉爲聚歛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忠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亦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爲表裏以揜陛下之聰明啟爲游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好名中傷言者必不以譁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詭横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贓加罪朝廷

清一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隔
人離而陛下何以不覺虜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
依憑陛下恩寵以爲奸人與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
界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訟過於天地負愧於
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羣下則豈獨一奸人爲之
哉原情定罪莫重於與主而今人次之莊周曰兵莫
憯於志鏌鋣爲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於手而在於
心不在於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鏌鋣也與
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杌捏陛下爲中國主
則當守中國爲百姓父毋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

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臥
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黠
虜送欵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
攘夷之志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爲去邠之行居前日
則曰我能爲君克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
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
非陛下叅酌國論堅凝廟謨爲效死不去之計則一
日嘗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爲血爲
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
愚以爲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

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稱其私雖害於其家未忍亟去況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懇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其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蠹民誤國之罪深承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

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夷狄不駭愕而謀遝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澌盡也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掩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提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凶興復漢室其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常執其機牙此亮所以深構內外本末之

理而先窒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助尊夏攘[illegible]之一畫者已略備矣而臣猷其狂愚於末猶有感於亮之所言區區駑劣何敢引亮爲證顧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爲也臣非不知疎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仇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爲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根固蔓

則禍難無涯臣亦亡正自無日與怵迫於權勢之威憂疑於一旦、、禍噤戶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亦孰若犯亦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爲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亦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齋咨涕洟望闕懇悃而不能自已也臣冒犢天威殞越震懼謹席藁私室以俟威命之下

陳治要　劉秉忠

元世祖時秉忠自邢州服除被召奉旨還和林上書

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教備於堯舜三王因之

五霸敗之漢興以來至於五代一千三百餘年由此道者漢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玄宗不無疵也然治亂之道係乎天而由乎人天生成吉思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勤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庶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愚聞之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匡周室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

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必先之也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當擇開國功臣之子孫分爲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勞力而定也天下戶過百萬自忽都那演斷事之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招逃者復業再行定奪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於民

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令百官自
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天下之民本
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
犯者自少也教令既設則不宜繁因大朝舊例增益
民間所宜設者數十條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
皆提察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不致刑及
無辜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國不足取於民民
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
亦爲助民民有身者榮產業闢田野亦爲資國用也
今宜打筭官民所欠債負若實爲應當差發所借宜

係合罕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倍償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納糧就遠倉有一廢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爲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祗待偏重宜計所費以準差發關市津梁正稅十五分取一宜從舊制禁橫取減稅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量度均爲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之所出淘沙鍊石實不易爲一旦以纏絲縷飾皮革塗木石粧器仗取一時之華麗廢而無濟甚可惜也宜從禁治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無職之人不得僭越今地廣民微

賦歛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以厚產業宜差勸農
官一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營產業實國之大益古
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雖有學並非官制宜從
舊制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擇才以經義為上詞賦
論策次之兼科舉之設已奉合罕皇帝聖旨因而言
之易行也開設學校宜擇開國功臣子孫受教選達
才任用之天下莫大於朝省親民莫近於縣宰雖朝
省有法縣宰宜擇縣宰正民自安矣關西河南地廣
土沃以軍馬之所出入治而未豐宜設官招撫不數
年民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實國之大事移剌中丞

拘榷鹽鐵諸產商賈酒醋貨殖諸事以定宜課雖使從實恢辦不足亦取於民施兌不辦巳不爲輕與曾合鑾奏請於舊額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間科榷並行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辦榷更或減輕罷繁碎止科徵無從獻科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官設孤老院給衣糧以爲養使臣到州郡宜設館不得於官衙民家安下孔子爲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散宜令刷會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

廣遠雖成吉思皇帝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陰所祐也宜訪名儒循舊禮尊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極於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遼曆日月交食頗差聞司天臺改成新曆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即位頒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滅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後世甚有勵也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營運產業者使不致困窮或有營運產業者會前聖旨種養應輸差稅其餘大小雜泛並行蠲免使自給養實國家養才

勵人之大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蓋君子所存者大不能盡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狹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長盡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君子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大開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且蔽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妄說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常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忖畫於至密也君子之心一於理義懷於忠良小人

之心一於利欲懷於讒佞君子得位有裕於小人小人得勢必排乎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謂也今言利者衆非圖以利國害民實欲戕民而自利也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場治付各路課稅所以定權辦其餘言利者並行罷去古者明王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此皆一人之睿知賢王之輔成也古者治世均民產業自廢井田爲阡陌後世因之不能復今窮乏者益損富盛者增加宜禁行利之人勿恃官勢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商賈與民和好交

易不生擅奪欺罔之害貢國家之利也笞箠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爲一法使無敢過越禁私置牢獄濫民無辜鞭背之刑宜禁治以彰愛生之德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以至京府州郡親民之職無不備紀綱正於上法度行於下是故天下不勞而治也今新君即位之後可立朝省以爲政本其餘百官不在員多惟在得人焉耳世祖嘉納焉

陳便宜新政十六事 上元世祖時爲翰林侍讀學士 郝經

臣昨承和者思傳聖旨令臣條奏當今急務付執政聞奏者臣謹裁新政便宜十六事上進不勝惶恐戰

越之至條列如左一大有爲以定基統自古帝王之
興莫不以有爲而後可以無爲故舜去四凶格有苗
成王伐三監誅管蔡而後致無爲垂衣之治刑措頌
聲之美宋太祖初卽位未有以厭人心趙普曰陛下
新登寶位必光耀神武有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
心於是親平三叛海內以寧今日之勢不可謂無事
政大有爲之時也當大起師徒以討不庭明其逆順
使天下知所向如因仍苟且爲人所先則釁亂一生
不可猝定矣二嚴備禦以防不虞國家以雄武自勝
故歷朝踈於備禦今日之事尤非前日當審會軍旅

嚴為之備以待不虞且即位之初兵衛不撤警也昔
周康王即位當無事之時齊侯以虎賁逆子釗於南
門之外先皇帝有備昔刺木無備故掩而取之至於
他日無虞京師宿衛之兵亦當留數萬況非平日之
勢乎宜定都邑以示形勢今日於此建都固勝前日
猶不若都燕之愈也燕都東控遼碣西連三晉背負
關嶺瞰臨河朔南面以臨天下和林置一司分鎮藩
根本北京豐靖各置一司分以為二輔京兆南京各
置一分司以為藩屏夫燕實王者之都一日緩急便
可待人[illegible][illegible]有不虞不敢越關[illegible]踰[illegible][illegible]而出也

形勢既定本根既固則太平可期四罷省部以一紀
綱令之執政各各奏事莫相統一昔令陛下悅火雖
聖明有餘亦不能處置皆當故姦人得以熒惑門私
若置省部既立各分既定大總其綱小持其要天下衆
雖衆猶無事也五建監司以治諸侯諸鎮諸侯各權
兵民不可猝罷當置監司以收其權制其所爲則兵
民息肩而政可立矣六誅兇渠以示勸懲從來亂政
害民之人須誅其尤者不然則懼死逃去必爲國生
事七親諸王以庇本根諸王既共推戴當加之以恩
而勸之以義使尊榮過於前日則可八行寬政以結

人心從來宿弊可爲濫滌至於今歲絲線包銀宜分
數減免一切逋負皆蠲除之九赦罪戾以去舊汙自
來新君即位必赦天下且今西北疑阻人情反側諸
路打筭重爲紛擾宜行大赦并罷打筭以慰安元元
十罷冗官以寬民力諸州縣管民官員數可爲限定
小處可合并如樂人打捕鷹房諸科目名色官吏皆
合罷歸分付管民官諸色匠人頭目尤多有管三五
戶者亦稱總管帶金牌皆合罷去只一路立一頭目
總領造作天下百姓及匠人只養官吏亦不能也此
故爲急務如罷去此等此等都是好家門戶計補添

軍民氣力爲益甚大十一總錢穀以濟國用天下是
發宣課交鈔諸色粮可置一大司分以總之無入出
路手不令買撲則所得皆可爲國家用罷諸路宣課
塩鐵官冗員罷常平倉雖曰常平倉實未嘗有益於
民但養無用官吏數千百人十二減吏員以哀民民
諸路及州縣吏員不限數目把持官府結爲黨與苦
刻良民縱横爲害今明降一詔旨大小州縣限員數
必令保舉尤污暴者重罪而黜之十三堅凝果斷以
成中興王者初政莫不銳意往往不能自堅鮮克有
終必凝天衷奮乾剛羣議不能移斷然必行而莫之

沮故能保大定功漢元帝以優游不斷卒亡漢祚唐憲宗以果斷破蔡中興此其效也十四擴充誠明以絕猜阻夫逆詐億不信聖人所譏推誠待物王者之明也一切小數以干聖聽者皆宜罷絕十五明賞罰以定功過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善治天子無他職事只分別君子小人定其功過而賞罰之此其職也十六定儲貳以塞亂階國家數朝代立之際皆仰推戴故近世以來幾致于亂不早定儲貳之失也若儲貳早定上下無所覬覦則一日莫敢爭者且建之朝夕視膳或出而撫軍守而監國練達政事

此歷事也

陳五事疏　許衡

元世祖至元三年命衡議事中書省衡上五事

其一曰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它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

心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憂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

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其它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國家初處朔漠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爲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

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磨之持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孰為可務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經世

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謀神算已有處之之道非臣愚
慮所能及也此外唯當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與學練
兵隨時損益稍爲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
篤信而堅行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効不恤
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
也其二曰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
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
手理而以櫛理又譬之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
取手雖不能自爲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即手之爲
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

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佈之周行百職具舉守職總其要而歸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敢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美莫不覩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厤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有馬不能習必借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

物尚爾況堂堂天下神器可使不得法耶古人謂爲山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制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訴譏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成法反不可爲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令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汚濫內專吏部考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

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畧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俸給之數叙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宜續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凡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爾此非臣之所能及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公難

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
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
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爲難
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也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它日
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
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爲臣不易臣以告之安童
矣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
要者款陳于後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
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
馬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

誠乎劉公問行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也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今[illegible]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illegible]雜號令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

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困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

聞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而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

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嚴峭直號爲
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
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
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因問畢果付吏責狀因如吏言
分辯不已吏人厲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
言包謂其侍權捽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
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臣謂此一
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
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
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唯無

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
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
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
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
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
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
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
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
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計不出
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

彼挾詐用術千蹊萬逕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蔽
堯舜不能也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
爲勢屈寘之周行而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
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
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
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召之
命之泛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
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
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
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以

取譏於天下哉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已之過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奸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為浸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謹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

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測惟
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人君不察以詐爲恭
以訐爲直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惡人主
故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奸邪之人一於迎
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
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
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
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
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
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

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景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

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
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旣出美言而告天
下矣旣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
人君特以巳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巳疾之矣況
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
學之道以脩身爲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
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
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歎哉三代而下稱盛治
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
未易遽數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

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
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
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
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
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
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
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
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
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
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

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
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
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
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
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
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
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
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
若堯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
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

教以善民心此輔賛堯舜之實也臣嘗熟復推衍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賢聖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惻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今[illegible]郡邑而至州縣[illegible]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

人倫自灑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
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
比矣二者既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
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
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
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
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於白屋
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
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

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以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令無此何若使人之不信也書奏竟嘉納焉

荊川先生右編卷之四終